

mulu

# 目录

- 园园员/ 一篇读罢头飞雪  
——品读杜甫苦难的一生
- 043/ 失败者  
——耶律大石的心路历程
- 063/ 林则徐流放伊犁的日子
- 072/ 左宗棠的个性与厄运
- 098/ 无人知道的岑炽
- 101/ 大河家 :一段被掩埋的历史
- 121/ 卧龙岗上思卧龙
- 124/ 百年骂名有冤情  
——关于李鸿章
- 127/ 访谭嗣同故居
- 130/ 历史与文明的叩问者  
——周涛散文阅读札记
- 161/ 文人怎么活
- 169/ 意气用事是人生的一大杀手
- 174/ 自负与自省
- 177/ 品味不尽的中国人
- 180/ 做官与为文





	机关 / 183
	玩味社会 / 188
	肉与灵漫想 / 191
	也有生活在低处 / 201
	阅世心得 / 204
	平等 / 207
	网络时代 / 210
	令人疑惑的作家 / 216
	文学评论的疏漏 / 220
	拒绝捧场 / 224
	吹尽黄沙始到金 / 226
	——作家邓九刚印象
	告别青春 / 239
	说“狂” / 251
	一个文学评论者的内心独白 / 254
	永远的愧疚 / 262
	故乡不是故乡 / 268
	品味不尽的“花儿” / 274
	咀嚼封闭 / 286
	夜过腊子口 / 290
	冷眼阅世 / 294
	——代后记

YIPIANDUBATOUFEIXUE

# 一篇读罢头飞雪

——品读杜甫苦难的一生

一篇读罢头飞雪



001

001

e 二十多年前，刚从工厂考进大学中文系的时候，我心里是暗自羡慕做一名像文学史上提到的那种大大小小的文人的。那会子真够天真啊！只觉得一生以才学文章立身，“红袖添香夜读书”，那情形是何其飘逸、洒脱！比做那种酒囊饭袋式的颀硕官员要踏实得多，清白得多了。那会儿一点儿都不晓得走这条路的艰难辛酸。等到后来真的进入文人行列，二十多年一步一步走过来，饱尝了书生处世的种种苦涩，看多了同类的悲凉，才知道当初的选择，是怎样的不解中国国情！这才想，中国历史上那些文名盖世的书生们，他们是怎样活过一生的？他们也像我辈后来者们这样活得艰难吗？这样想着，便陆陆续续读了不少传记、年谱。越读，心里越不是滋味。屈指一算，几百位大文人中，一生命运蹭蹬萧索的，竟约在百分之八十以上。庄子、贾谊、司马迁、蔡文姬、阮籍、嵇康、陶渊明、



杜甫、苏轼、李清照、陆游、曹雪芹、蒲松龄们的悲凉遭遇是自不用说了，即如孔子、曹植、李白、韩愈、白居易、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范仲淹、辛弃疾、林则徐等一拨曾经身居高位显职、辉煌一时的达士，也多有遭贬、流放、晚景凄凉的故事。当年苏东坡在黄州谪地曾这样概括书生们的人生周期率：“饥寒常在身前，声名常在身后，二者不相待，此士之所以穷也。”命运多舛，固然是各人有各人的具体情况，但那只是枝节有所不同，大脉络是相似的，无不窘困悲凉。再细细品味，发觉他们一生大都曾面对过一个同样的人生难题：书生们从小读圣贤书，听塾师家长谆谆教导，浸染文化，接受了一整套做人的价值观。而一旦步入社会，他们或早或迟都会察觉，社会上通行的，不是他们从圣贤书中接受的这些高尚的东西，而是另一套极为鄙俗却十分管用的处世法则。这套法则与他们执守的人格自律准则有绝大的距离与冲突。那么，要在这个人世上活一生，你是终生维护自己的人格与个性，逆现实法则而行呢；还是顺水行船，向现实法则步步妥协，改变自己的品行？选择前一种活法的结果是：内心清洁而一生命运凄苦；选择后一种活法，豁出去，让灵魂部分地变质，甚至彻底变浑浊，变得卑鄙、冷酷，在社会上却能混得如鱼得水，占尽春风。你是为一己的心灵洁净而一生苦守贫贱，拖累妻儿跟着你一起受罪？还是为了让自己的肉体及家眷亲友活得滋润一些而不惜去做一条混世泥鳅？这是读书人们特有的一种两难处境。他们中间的相当一部分人，一生都在这两种活法之间游移、困惑、徘徊。自然，每个人最终都会择其一途（有的人还会折中一点，选择第三条道路，所谓“内方外圆”），从而铸定了各自的命运，和不同的人格风貌。



这样的两难选择一直延续到了当下。上世纪愿园年代末，随着世俗气息的日渐浓郁，世俗法则的大面积扩散，向人们的心灵深处浸透，但理想主义精神在俗世中无可奈何地退却，文化大革命后出现的短暂的理想化时代终于终结了。一些残存的理想派作家难以接受这种现实，遂拍案而起，大声疾呼“诗人，你为什么不愤怒？”厉声谴责知识分子们的“投降”与“堕落”，提倡一种古代逸士般的“清洁的精神”。“清洁”者，不与现实中通行的世俗风气同流合污也。在我看来，“清洁的精神”绝对高尚，于读书人的灵魂大有益处；作家的美好动机也毋庸置疑。但是，以我的人生体验，此说却不可行，甚至不能过分提倡——要知道，有一部分单纯的书生是轻信而又偏激、很容易走极端的啊。要按这种只求“清洁”的路子走下去，它势必将把这类单纯可爱的读书人以及他们的家人一步步引入贫贱困顿的沼泽地。客观上，这是非常不人道的。

人生的事，总不是这么简单：非此即彼，非清即浊。为了弄清楚我辈究竟应该怎么活，有必要细细看看前人走过的路。我以一个学术圈外的野人的眼光，私下玩味了一回杜甫。作为中国的一个大诗人，杜甫一生的抉择与磨难，是很有代表性的。把它放大了看看，或许对当今的书生们有点启发。

## 二

在人们的印象中，杜甫毕生都是一副愁苦抑郁的表情。其实，青年时代的杜甫，不是这样的。他那时倒是很有些像李白，雄姿英发，恃才自负，狂傲不羁，睥睨天下。倘不是性情类似，意气相投，年长他十二岁、早



已名满天下的“谪仙人”李白，是绝难瞧得上尚未出茅庐的洛阳小子杜甫，并与他一起浪游天下，同榻而眠，彻夜长谈，成为莫逆之交的。李白是何等样人？他刚刚在长安大明宫里陪伴过风流倜傥的唐明皇，戏弄过高力士与杨大美人！杜甫何许人？他不过是东都洛阳城里一个能吟一些不错的诗句、小有诗名的弱冠少年罢了。单凭这个，李白肯定会说，玩儿去！哪儿凉快哪儿呆着去！一定是杜甫身上的某种气质、某些谈吐、某种对话能力很对了此时刚刚被唐玄宗礼貌体面地送出京都的李白的胃口。他觉得跟这个满口河南腔的小伙子说话不乏味，有共振。那么，杜甫此时什么气质？一言以蔽之：狂！

杜甫那时候的狂，是有缘由的。他出生在河南巩县，童年、少年时期却是在当时中国的第二大都会——东都洛阳的姑姑家里度过的。少年杜甫是个很顽皮的孩子，身手麻利，极不安分，“一日上树能千回”。稍长，喜欢上了骑马射箭，舞刀弄剑，练得一手很不坏的骑射功夫。这表明那时候的杜甫很有些“宁为百夫长，不为一书生”的尚武气质，仗剑去国、立功边陲的豪侠之气，也表明他年轻时心志强健，不像后来那般凄苦柔弱。说到文才，杜甫少年颖悟，尤善博览穷究，好胜心极强。到十三四时，已是满腹才学，出口能诗，且出句不俗，在人文荟萃的洛阳文人圈里，已挣得了一些名声，很引起了些方家的注意。少年杜甫为此很得意。他已经觉出，自己与寻常学子很有些不一样了。“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盛唐时期的洛阳，其地位有点像现在的上海，大批的皇亲国戚、显贵名流皆汇聚于此（武则天后期至少有一半时间是居住在这里的），街市繁华，人烟稠密，思潮涌动，引领时尚，是当时仅次于长



安的第二大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杜甫长成于此，是很见过一些世面的。又，盛唐时的文人多豪壮之气，个个以人杰自视，人人以未来的卿相将帅自许。杜甫久受浸淫，又兼少年即崭露头角，胸中的自信自负悄滋暗长，自是顺理成章。在他看来，以他的握珠抱玉之才，日后考个举人、进士算什么？他的真实想法，是要像自己的祖先、东晋的大将军杜预那样，身居要津，手握重兵，运筹帷幄，为国家干一番大事业；最不济，也要像自己的祖父杜审言那样，成为一代文宗，尽领文坛风骚。他是名门望族杜家的儿郎，不能也不可能碌碌一生！

青年杜甫志向不凡。但他不知道，他生存的这片国土，与其他地方不一样。他的恃才自负、自许甚高，已经为自己的一生埋下了悲剧的种子。

二十四岁那年，他在洛阳参加了第一次科举考试。结果大出他所料——他落选了。这对年少气盛的杜甫来说，是一个不小的刺激。他觉得事情怎么会是这样？这不是很荒谬吗？他愤懑，不解，情绪激烈，索性决定出门远游。在这次投考之前，他曾南下吴越，花四年时间畅游过江南诸名城。这一回，他北上齐赵，踏访了邯郸、青州等地的春秋战国遗迹。趵行在北中国大地上的杜甫，不仅是一位儒雅倜傥的青年文士；更多的时候，他是短衣箭袖，软甲战靴，骑快马，挎箭壶，背长剑，扬鞭疾驰，幞头飘飘，俨然是一名矫健英武的武士。冬天到了，北方的旷野山冈上白雪皑皑，银装素裹。杜甫与好友苏源朋各骑一匹快马，驾猎鹰，挽强弓，时而深入密林追逐逃窜的豹子，时而窜上山冈逐射飞禽。弓弦响时，飞鸟应声而落；马蹄过处，卷起一路雪尘。那一种放马蓝天雪野间的痛快豪勇，与辗转于都市书斋间的



读书生涯大异其趣，好不令人意气风发，胸襟大开！

这一年，他登上了名闻天下的东岳泰山。站在泰山极顶，透过流动的云絮与淡雾，俯瞰脚下像点点小土堆一样的山峦，细丝带般的河流，鳞次栉比的田陌、村庄、城市，青年杜甫胸中豪气奔腾，脱口吐出了两句令人心惊的诗句：

会当凌绝顶，  
一览众山小。

初受挫败的杜甫，不仅不曾颓唐，反倒遇激益发亢奋，其雄心之远大，自视之高，已达到了极点。这正是人年轻时的特点。

开元二十九年，杜甫结束了轻裘快马、壮游南北的生活，从山东回到洛阳，住在著名的首阳山下。这时候，他已经三十岁了，该娶妻成家了。新娘子杨氏，是一位小家碧玉，模样清秀，皮肤白皙，聪慧质朴，颇通诗书。新婚燕尔的小夫妻，沉浸在“乐莫乐兮新相知”的甜美之中。倚窗望月，漫步溪畔，小夫妻呢喃絮语，憧憬着夫君一朝科第高中后的美好日子。心里的蜜汁在往外溢。他们不知道，等待着他们的，却是一生漫长的苦难。不过，娶上这位杨氏女子作妻，是杜甫一生惟一大幸。如果没有妻子的相搀相扶，患难与共，贴心理解，杜甫的一生，可就太凄苦了。此是后话。在家乡与妻子度过了三年男耕女织、西窗剪烛的恬静日子之后，杜甫遇上了另一件令他无比快乐的事情。天宝三年初夏，中国的另一位大诗星李白到了洛阳。杜甫作为初出茅庐的青年诗人，对李白早已仰慕很久。他去驿馆中拜访李白。倾谈之中，杜甫才知道，此时的李白，已经到



过大唐的首都长安城，并在风流皇帝唐玄宗身边当了一年多的翰林待诏。因为不愿只扮演一个陪玄宗、杨贵妃玩乐的高级文学小答应，李白常常佯装酒醉，不听玄宗招呼，“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惹得皇帝和太监们老大不高兴，遂“赐金放还”。在年轻的杜甫眼里，李白这种敢对天子怠慢，敢于轻视人人艳羡的天子近侍位置的举动，才是真正的大丈夫气派。他由此对李白钦服得五体投地。另外，李白的言谈举止中透出来的那种恃才睥睨天下，狂放不羁，任侠崇仙，飘然出世的气质，也深深地感染了杜甫，他觉得自己遇见了一位知己，一位兄长，一个真正意气相投的朋友。这时的李白，心里其实深深地隐藏着一种失望与迷茫。他已经走近过皇帝，发觉皇帝并不把他当作一位政治上的旷世奇才看待，不肯真正重用他。这回“赐金放还”，实际上是把他从朝廷中体面地打发出来了。他在政治上的道路已经断绝。那么，往后的路又在哪里呢？深深的失意与迷茫中，他对道教的兴致大增。他一心想去寻仙访道，希望从这里得到人生启迪，找到心灵与肉体的归宿。李白的这种过来人的心态，杜甫是不大深解的。他只是一味地喜欢李白。他跟着李白北渡黄河，登上道家圣地王屋山，寻访过著名的道教隐士华盖君，可惜此君业已仙逝。他又跟着李白到了齐州（今山东济南），去寻访紫极宫（太上老君庙）。李白在这里受道篆，正式成为一名道教徒。杜甫则没有加入道教。在寻访道教名山高士的过程中，他俩的足迹踏遍了山西、河南的许多名胜古迹。俩人白天骑马赶路，凭吊遗迹；晚上睡在一个土炕上，高谈阔论，抵足而眠。在河南商丘，他们还与另一位青年豪俊——杰出的边塞诗人高适不期而遇。三人境遇相似，同是不得志的旷世逸才；心境相似，都



有一股奋发不平之气；性情相类，都喜欢痛饮畅怀，仗剑壮游，行侠仗义，铲除人间不平事！他们来到宋州孟诸的时候，正是秋高马肥的深秋季节。三位青年俊才白天骑快马，驾猎鹰，在草泽丛林中驰骋奔突，射兔逐鹿；晚上在旅店中烤熟了猎物，大碗吃酒，大块食肉。酒至半酣，放言纵论古今，指点江山，粪土王侯……那一段日子，真是心小天下，气遏行云，好不痛快！

不过，如今细想来，那时候的书生们，其实都有一个误区，他们觉得熟读了经史子集，了解了古人理政治国的一些经验、范例、掌故，和名臣们的业绩与风范，自己也就拥有了政治才能，就可以像古代名臣们那样，辅佐君王干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了。他们常常没来由地把自己的政治才干估计得很高。他们不知道，书本上得来的政治历史知识，与现实中的理政才能与权术之间，距离还差得远呢！杜甫就是这样估价自己的。他觉得自己的政治才能可以与古代名臣契、穆相匹敌，自己的文章可以和扬雄、司马相如并驾齐驱；只要君王慧眼识英才，他就可以大展宏图，为国家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了。

与李白第三次相逢的时候，李白仍醉心于寻访道士，而杜甫内心里已生出了隐隐的不安与烦躁：“秋来相顾尚飘蓬，未就丹砂愧葛洪。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毕竟，杜甫还不曾真正涉身过官场，他的心还是囿囿的，他不会像李白那样真的想从道教人生哲学中寻找出路。他有他的想法。他一定要去长安城里一试身手。

他就怀着这样的自信与热情，于天宝五年来到了都城长安。那一年，他已经三十四岁了。

### 三

长安城里，高楼连片，冠盖如云，商肆弥望。挽着包袱走在熙熙攘攘的街市上，杜甫这里看看，那里望望，但见身着时髦唐装、袒胸露背的仕女贵妇们叽叽嘎嘎招摇过市，深眸隆准的胡商蕃客牵着骆驼，叮叮当地走过身边，带来一股异域大漠的新鲜气息；间或还能看到一两个身背长剑、长发披散的日本浪人提着酒壶，相互搭扶着摇摇晃晃地走来，他们显然是喝醉了酒。一声鞭哨脆响，一串厉声断喝，行人哗地闪开一条道，一辆装饰华贵的马车电掣而过，这不定又是哪家王孙公子在大街上耍威风呢。兴庆宫、大明宫那边，隐隐有气势恢弘的《霓裳羽衣舞》飘过来，那定是唐玄宗又在宫廷里举行盛大的歌舞演唱会呢……这一切都让这个新来乍到的外省举子感觉到无比新鲜、兴奋。他觉得这天子脚下就是气象不凡，觉得自己离唐王室已很近、很近了，只待科场开考，他就可以一举跳过龙门，昂昂然走进李唐王朝的殿堂了。他将自己安顿在了一家价格低廉的旅馆里，整日闭门不出，准备功课。那一年的春节，他也是在这家旅店里度过的。大年三十，长安城里爆竹喧天，猜拳碰盏之声沸反盈天。杜甫不能与娇妻稚儿团圆，非但没有伤感，还兴致勃勃地与一群回不了家的举子、脚夫、小商贩们摆开了赌局。他们脱鞋上炕，在暖烘烘的木炭火盆旁边光着膀子，掷着骰子，大碗喝米酒，大口吃牛肉，争执笑骂，大呼小叫，快活无比。他认为“英雄有时亦如此”，且不妨与邂逅的粗人们放浪形骸一回。今日在小旅馆里相聚，保不准这中间将来不会出个将帅将相什么的？他年身居宰辅高位，忆及今





夕，岂不乐哉！

杜甫之所以如此乐观自信，并不是完全没有来由的。开元年间，唐朝科场除沿袭武则天时的“文词雅丽”、“博学宏词”等文史科目以外，还增设了“智谋将帅科”、“牧宰科”、“王霸科”、“将帅科”等科目。这类科目似乎为天下才士们开通了走向文武高位的通道。他们觉得只要一朝进士及第，便低则牧宰，高则将相，功名富贵唾手可得。从主观上说，当时的举子们多半都很自信自负，无不以牧宰师自期，都不肯屈就县尉一类的低级吏职。杜甫的心理正是如此。他一向觉得自己在天下举子中才学“颇挺出”，考个进士，大约还是有把握的。

翻过年，科考开场了。杜甫与诗友元结等举子一起昂昂然走进了考场。他在小格子里抖擞精神，运筹文思，一枝生花妙笔在考卷上跨栏越壕纵横驰骋，畅述王霸之道，宏论济时之策。考罢掷笔走出科场，只觉得天高地阔，云淡水清，天气从来没有像今天这般晴好！

谁知道，考试结果出来，人全都傻眼了——全体考生，无一人及第！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这时候的唐明皇，已不是当年英武奋发、见识过人、励精图治的青年君王了。开元盛世的出现，令李隆基陶然醉然。他觉得自己的业绩已经超过了曾祖父李世民，再也不必像当年那样宵衣旰食、没日没夜的耗费心血了。他把朝政全部交给了宰相李林甫，自己投身于杨贵妃的酥怀柔情之中，醉生梦死，吟诗弄乐，尽情享乐。李林甫从此独揽大权，一手遮天，排斥异己，提携党羽，欺蒙皇上。唐王朝的大厦内部出现了严重的混乱与裂缝，已是异兆丛生，隐患四伏。唐玄宗整天沉浸在



温柔乡里，对这些并不清楚。关于杜甫参加的这次科举考试，唐玄宗的意思本是“广求天下之士”，但李林甫心里有鬼。他知道自己做的许多手脚，并不能瞒住天下人的眼睛。这些来自民间的举子中间，难免有见识过人、犯颜直谏之士。他怕把这些人招进来，自己瞒着皇上做的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就要败露了。再者说，让这些人进入官员队伍，他们未必都是肯投靠的人，将来麻烦怕不会少。与其如此，干脆一个都不录取！与杜甫一起应考的诗人元结后来在写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说起了这次考试的情形：

天宝丁中，诏徵天下士人有一艺者，皆得诣京师就选。相国晋公林甫以草野之士猥多，恐泄露当时之机，议于朝廷曰：“举人多卑贱愚聩，不识礼度，恐有佞言，污浊圣听。”于是奏：待制者悉令尚书长官考试，御史中丞监之，试如常例。已而布衣之士，无有第者。遂表贺人主，以为“野无遗贤”。

对于这种压下瞒上的欺哄，唐玄宗竟然信以为真，以为天下所有的人才尽已入彀，“野无遗贤”。唐玄宗确实老了。他晚年的昏聩，于此可见一斑。

杜甫被兜头泼了一盆冰水，不，他简直是头上挨了一闷棍。二十多年寒窗辛苦，一腔报国的热望与自信，被踏进了泥水之中。激愤之中，他犯下了一个影响他一生的错误。

历来的杜甫研究家们似乎都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科场失意之后，杜甫为什么不再参加以后的科考？这是当时的社会体制留给民间士人们的惟一一条进身正途，就像如今的高考是学子们的惟一进身门津一



样。尽管走过这座独木桥要经历激烈竞争与百般盘卡，尽管科场上有多少不公正，但只有通过这座拥挤的独木桥，走进正门，你才可以谋个一官半职，一生的俸禄功名才就大体有保证了。舍此“正途”，一个书生几乎没有活路啊！你可能就真成为一介永远的寒士，生计始终无着，活得特别艰难；你的所谓佐君王治国平天下的伟大抱负也就绝无可能实现了。

令人惋惜的是，年已三十五岁的杜甫，恰恰选择了放弃。嗣后十年，他再也没有参加过科考。也许是李林甫的“忌刻”做法激起了杜甫心中的强烈激愤，使他对李林甫当政的时代乃至对唐玄宗的昏聩心生深深的失望；也许是他对科举之途本身产生了怀疑与厌恶，也许是还有别的什么原因，但总归是，他似乎下决心不再去走这条正途，考什么劳什子进士了。

激愤也罢，失望也罢，这都可以理解。但在人生的头一个三岔路口，本该冷静、理智一些的杜甫，显然是有些使气任性而为了。他当时还不明白，关键时刻的一个决断失误，将给他的一生带来多么严重的影响，他得为此付出多么惨重的代价。他更不晓得体制的厉害，不知道人与体制相对抗，就好像是一只小鸟对抗铜墙铁壁，是注定要碰得头破血流脖断翅折的。

读书人与朝廷的关系，本来就是一种买卖关系。读书人寒窗苦读，攒得一肚皮学问与才识，目的就是货予帝王家，换来一顶小小的乌纱，一份俸禄，一些权力，而后在那张官椅上颐指气使、衣食丰足地度过一生。这就叫荣华富贵。可那时候天下的读书人多得很，人人都想往富贵路上奔，而官家的需求却极为有限，所以它是一个买方市场。你这点才学卖不出去了，对朝廷绝无影响，没有谁会觉得朝廷缺了就不行了；对你可就惨



了——读书人除了满腹学问以外，一不会种地，二不会做买卖，三不会打家劫舍、杀人越货，可以说几乎没有什么生存技能。如此，你怎么活下去呢？老婆孩子又如何养活呢？看看那些没有出身和功名的落魄书生们的活法吧，好一点的，去做塾师、幕僚、师爷；差一点的，去说书、算命、卖字画、糊风筝、替人写信写状子、到寺院道观混口饭吃……这些，你心高气傲的杜甫行吗？

杜甫似乎没有深想这些。他就是凭着一口气拿定了主意：老子不弄这霉事情了。

这是年轻的杜甫与城府深奥的体制之间发生的第一次冲突。

也就是从这时起，杜甫走上了一条浸透悲辛凄怆的人生之路。

难题马上就来了。科场失败不久，他的父亲去世了。他父亲杜闲，原在长安附近的奉天（今陕西乾县）任县令，是个廉洁奉公的七品官，俸禄不多，却还可以给儿子一点盘缠。他去了，杜甫的经济来源马上就断了。没钱，杜甫很快连旅舍都住不住了。店家逼迫，立马卷铺盖走人。

流落到街头的杜甫四顾茫然，热泪哽咽。他往哪里去？往后怎么活？路在哪里？这时候，他才有点儿明白李白大哥官场失意后为何要去访道寻仙。那是无路之路呵！明知道飘渺不牢靠，也只得权且哄住自己的心。他杜甫如今连这条路都不敢想。他得找饭辙。生计逼迫之下，他不知从哪里弄来些草药，当街练摊，卖开了药材。小买卖不好做，换不来几个铜钱，吃饭、住宿的问题仍无法完全解决。不争气的肚子可不管你口袋里有没有铜板，它就是饿，饿，饿！饿你个“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饿你个“何当击凡鸟，毛血洒平芜”，饿你



个“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饿死你！冻死你！困死你！看你这李杜文章光焰究竟有多长！

窘困得实在挺不住了，他只好去求朋友，求朋友又不好意思当面张口，就写诗相求。那诗的意思无非是说：兄弟，你看这……实在没法子了，好歹匀出俩铜子儿，换碗饭吃吧（杜甫一生用诗要饭的次数难以计数。诗成了要饭的碗，这种“发明”的个中滋味，实在难以言表。）朋友们中间，倒是有博士郑虔、诗人高适、赞公和尚这样的热肠子人，可他们也是穷书生呀，三五次还行，日子长了，哪有力量啊？杜甫也实在不好意思总打扰人家。相识中也还有一些先前欣赏杜甫诗才的王孙官员，譬如唐玄宗的哥哥李宪的独子汝阳王李璡，尚书左丞韦济等人。但这些人察觉了杜甫的处境，看出了他的穷酸样时，脸色就不那么好看了。碰上人家进餐之时，人家吩咐下人，去，摆张小桌子，把这些菜端下去，让子美吃了！杜甫用筷子夹起盘中剩菜，默默送进口中，心里打翻了五味瓶……下回再来，他站在人家紧闭的大门口，欲敲又止，盘桓再三，终于一咬牙敲了门。门开了，闪出一个仆人的面孔：哟，杜……杜学士，怎么又是您呐？又没饭辙了？哎呀，杜学士，对不起，我家主人今日不见客。不是小人我说您，您总这样，也不是个长久之计，您得想个法子出来不是？说完“砰”地一声就关上了门。杜甫站在门外，羞愧交加，恨不得有条地缝钻进去……有时候，他站在寒风凛冽、尘土飞扬的大街上，不知道脚板该往哪里迈。忽然看见一乘华丽的轿车疾驰而来，他认出是某位先前找过的官员的座车，遂挥手呼喊，大人，大人！请停一停，上次我求您的那件事……马车似乎压根儿没听见他的呼喊，驾！风驰电掣而过。杜甫撩起破烂的袍角，踉跄小跑着

追了上去……

朝叩富儿门，暮随肥马尘。  
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

杜甫在这里诉说的“悲辛”，决不只是指乞讨、蹭饭吃的屈辱与辛酸。这里面还有别的意思。

杜甫本来是想跟这不公的科举道路叫叫板，然而严酷的现实却在时时向他暗示，你跟这体制无法脱却干系。体制要让你就范，按它给你规定的路子走；你不走，好，那就先尝尝冻饿的滋味。饿得撑不住了，你还得回过头来向体制讨饭碗。体制是坚硬无比、强大无敌的。

杜甫那时候其实还没有与体制决绝的意思。他不过是对科举进身这条路，不，准确说是对李林甫把持下的科考公正性失望了。但他对进入官场并没有死心。他心里其实还有另外一种打算，那就是大路上不去，走小路。原来，初盛唐时期，士人还有一条非正规但却公开的渠道可以直达宦海，那就是“干谒”。即通过进献诗词文赋，自媒自炫，说动官员，经官员举荐而入仕。这大体相当于如今的“跑官”，只不过如今主要是靠银子、靠钻刺，那时候主要是凭才学。初、盛唐时期，朝廷求贤若渴，鼓励官员们从草泽之中举荐人才，于是士人的干谒之风大盛。到了天宝年间，李林甫虽然任人唯亲，嫉贤妒能，但唐玄宗有时候还是要强调一下“求才”的。在改元“天宝”的大赦文中，唐玄宗重申“国之急务，莫若求才”，要求“白身人中有儒学博通及文词秀逸，或有军谋越众，或有武艺绝伦者，委所在长官，具以名荐。”杜甫的朋友中，布衣吴筠、李白先后被征召，

